



梅里志卷四

江南巡撫泰伯後裔存禮編

吳郡守蔡永清校

里人杜詔訂

文

泰伯墓碑記

麋豹

漢永興二年吳郡太守麋豹記曰考古史周太王
生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季歷生子昌有聖
瑞太王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泰伯豫知之偕仲雍

託採藥而之荆蠻荆蠻人義而歸者千餘家立爲君長號曰勾吳於是築城郭以爲籬衛穿澮瀆以備旱潦尚端委以治周禮數年之間人民殷富教化大洽東南禮樂實始基焉則泰伯之德光昭宇宙猶如日月固不待祠而顯塚而存者但體魄歸藏之處正吾儒報本追遠之地焉於是而加意焉其何以棲在天之靈歟後人如在之誠哉况余幼時讀魯論之暇每思泰伯之風徬徨而不可企不意受命南邦詔建泰伯墓廟於梅里皇山乃率

羣僚各屬鳩工庀材四方人士子來如雲不數月而就其規模弘遠霞駿雲蔚巍然肖皇山之宮焉凡官師庶長暨宗子里士南北使軺四方遊旅駿奔對越咸肅且訢瞻廟貌之日新慶鴻構之不偶共敦禮讓舉蒸嘗登俎豆陟降周旋各主鬯乎皇山之墓升其堂愾然如有聞入其室僂然如有見望其陵而孝弟廉讓之心戚戚如有動焉嗚呼至德之感人有如是乎斯舉也不惟皇上尊崇古聖有關於當世之教化良多卽萬代之後其功德寧

有盡耶吾願後之人時加補葺永爲守禦則至德之墓因聖朝勅建而愈著卽聖朝勅建之功亦與至德而彌光矣

三讓論

晉孫盛

孔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鄭玄以爲托採藥而行一讓也不奔喪二讓也斷髮文身三讓也三者之美皆蔽隱不著王肅曰其讓隱故民無得而稱焉盛謂玄既失之而肅亦未爲得也玄之所云三迹顯然天下所共見也何得云隱而未著乎三迹苟著則讓德可知亦復不得云其讓隱也蓋泰伯之出讓迹已露不奔喪一事耳斷髮之言與左傳明文相背又不經也然則稱三讓者其在古公至文王乎周之王業顯於亶父受命於昌泰伯棄周太子之位一讓也假托遜遁受不赴喪之譏潛推大美二讓也無亂嗣而不娶以仲雍子爲已後是其深思遠防令周嫡在昌天人叶從四海悠悠無復纖芥疑惑三讓也凡此三者帝王之業故孔子曰三以天下讓

言非其常讓句疑有悞若臧札之倫者也

改修延陵季子廟記唐大曆十四年 蕭定

有吳之興也泰伯讓以得之有吳之衰也季子讓以失之爲讓之情同而興衰之體異何哉泰伯之讓讓以賢也故周有天下而吳建國焉季子之讓賢以讓也當周德之衰而吳喪邦焉或曰非所讓而讓之使宗祀滅絕而不血食豈曰能賢斯可謂知存而不知亡者矣夫治亂時也興亡運也故甚至而不可却終終而不可留黃河旣濁阿膠無以正其色鹽池斯鹹弊筭不能匡其味與夫當濁亂之世召力勝之戎讓與爭孰賢乎易曰知幾其神則季子之見可謂知幾矣季子之明可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矣至於聽樂辨列國之興亡審賢知世數之存歿挂劍示不言之信避國保無欲之貞故有吳之祀寂寥而延陵之響如在元風可想至德興嘆美之辭哲人其萎表墓著嗚呼之篆向微德仁兩至則夫子不復嘆焉詳其精義被物鈎深致遠之旨烏可究其津涯而窺其牆仞哉是

知讓之爲德在於生靈不獨其子孫明矣國有祀典人懷永思於以加敬嚴乎閔宮舊以泰伯之廟在於蘇臺而制季子之祠像設東面典禮無取焉必也正名於是乎在祈報獻奠贄幣宜列於軒廂春秋禮薦俎豆當陳於正寢俾觀像者識賢人之道風可律審度者知經德之禮秩無差末學陋辭不足頌其休烈寒來暑往敢用同於紀年

三讓論

宋程頤

三讓者不立一也逃去二也斷髮文身三也此說

若使泰伯當初只是不立不逃去不斷髮文身亦恐未免有顧戀意思直使斬截得恁地分明當初百姓只見泰伯若狂惑之爲者後世聖人推明至隱便見得泰伯此三事都是他讓天下處所謂三讓天下者亦是聖人推原周家得天下之本處

延州來季子贊并序

蘇軾

魯襄公十二年吳子壽夢卒延州來季子其少子也也讓國聞於諸侯則非童子矣至哀公十年冬楚子期伐陳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

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爲子名務德而安
民乃還時去壽夢卒蓋七十七年矣而能千里將
兵何其壽而康也然其卒不書於春秋哀公之元
年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句踐使大夫種因太宰
嚭以行成於吳吳王許之子胥諫不聽則吳之亡
形成矣季子觀樂於魯知列國之廢興於百年之
前方其救陳也去吳之亡十三年耳而謂季子不
知可乎闔閭之自立也曰季子雖至不吾廢也是
季子德信於吳人而言行於吳國也且帥師救陳

不戰而去之以爲敵國名則季子之於吳蓋亦少
專矣救陳之明年而子胥死季子知國之必亡而
終無一言於夫差知言之無益也夫子胥以闔閭
霸而夫差殺之如皂隸豈獨難於季子乎嗚呼悲
夫吾是以知夫差之不道至於使季子不敢言也
蘇子曰延州來季子張子房皆不死者也江左諸
人好談子房季札之賢有以也夫此可與知者論
難與俗人言也作延州來季子贊曰
泰伯之德鍾於先生棄國如遺委蛻而行坐閱春

秋幾五之二古之真人有化無死

泰伯至德

蘇轍

泰伯以國授季逃之荆蠻天下知王季文王之賢而不知泰伯之德所以成之者遠矣故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子瞻曰泰伯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民無得而稱之有讓國之實而無其名故亂不作彼宋宣魯隱皆存其實而取其名者也是以宋魯皆被其禍予以爲不然人患不誠誠無爭心苟非豺狼孰不順之

魯之禍始於攝而宋之禍成於好戰皆非讓之過也漢東海王彊以天下授顯宗唐宋王成器以天下授元宗兄弟終身無閒言焉豈亦斷髮文身子貢曰泰伯端委以治吳仲雍繼之斷髮文身孰謂泰伯斷髮文身示不可用者太史公以意言之耳

季子廟記

崇寧
癸未

朱彥

常州古延陵也吳季子所封之地至西漢爲毘陵又至東晉爲晉陵宋齊因之隋平陳廢爲常州唐因之或曰晉陵郡自晉武帝太康二年分曲阿爲

延陵至隋徙治丹徒唐武德三年徙延陵還治故縣今潤之延陵鎮是也杜佑謂曲阿延陵有季子廟非古之延陵古之延陵在今晉陵縣其說明矣而孔子所書季子墓碑歲久益湮沒開元中明皇勅殷仲容摹刻之大曆十四年潤州刺史蕭定重刻石延陵廟中於是習俗徒見潤之延陵季子廟而不知常實古延陵而季子所封也崇寧元年予以罪謫守是州因考太史公書歷代地志通典圖經得其詳矣又得其所謂季子墓在晉陵縣北七十里申浦之西又曰暨陽鄉隸今之江陰縣乃屬令趙士淝訪之得大塚於暨陽門外三十里申浦之側旁有季子廟與史記地志通典圖經合於是表著其墓謹樵牧畊鑿之禁又摹取孔子所書十字刻碑墓上設像祠之學中以時率吏士諸生拜焉所以示邦人貴有德也又備論歷世廢興與習俗之變易刻之碑下後有君子得以覽觀焉

重建延陵嘉賢季子廟碑記

紹興甲寅

張鎮

余讀春秋傳史記世家嘆季子高風奮乎百世之上雖盛德菟以加矣而聞有廟貌在延陵欲往拜其庭而景仰之奈抗塵走俗久不獲伸夙志致和中受命官延陵旣至三日謁祠周覽之下見巨碑屹然魚龍飛動使人瞻仰不暇蓋孔子所篆十字碑焉然後益嘆季子之賢昭乎若日月不可磨也惟吳在周實處蠻夷諸夏遼絕魯成公十五年始通中國至襄公二十九年季子出聘當是時季子遜國聞於諸侯矣其適齊而返也長子死葬嬴博之間仲尼使子貢往觀之以爲合禮若夫觀樂而知其所以治亂存亡見叔孫穆子晏平仲鄭子產蘧伯玉韓宣子之徒而察其政之得失與其國之禍亂將形其闕覽博物聖人之流亞歟乃復命而哭王僚掛劍而弔徐君存大義敦至信抑又有大過人者宜吾夫子興嗟嘆之辭垂翰墨之妙表諸藏而示不朽也後世賢士大夫莫不聞風而仰慕之是以殷仲堪叙之於晉王僧恕述之於梁蕭定紀於唐大曆中文華燁燁刊之豐珉與聖筆相煥

暨我宋元祐戊辰太守尚書郎楊傑慨然想高世之躅謂盛禮宜嘉於聖朝遂上其靈感之狀乞旌表以增光來世及被詔錫以嘉賢之號仍命有司載之祀典故延陵之廟貌益顯四方之來謁者益壯矣故至今邑人事神雖饑饉困躓亦不敢懈而神聰明正直不歆非祀唯是雨暘失時疾癘妖孽或竭誠而前無不應焉如響然廟宇歷年旣久隆者撓而鞏者摧彩色者昧剝而不可觀瓦腐墉圯上雨旁風非所以揭虔妥靈也宣和七年邑之豪

欲因舊址鼎新之於時大姓翕然願從巧者聚羣植能者鳩衆工昔之庠漏者增營築之至建炎元年而大殿及宮廬立旣塗瓦矣屬金人飲馬長江所在雲擾役因中輟明年江左平諸豪且無恙向已營築者亦巋然而存誠心不移舊事斯舉又三年而長廊大門雲起山峙前創後建丹堊畢施崩劣璀璨見者駭目其落成之日實紹興元年也余旣欽季子之高風大節且嘉其廟貌之輪奐乃爲書其事俾刻諸石又爲詩而遺邑人歌焉詩曰

吳自泰伯遜以有國有葉有年基乃至德逮於壽
夢始大稱王文風武烈則熾而康賢哉季子守節
弗嗣寧疾其驅爲上國使識如著龜明並日月治
亂興亡靡差毫髮痛僚示義掛劍揭誠赫赫厥聲
愈久愈盈延陵之祠肇自始封錫號嘉賢我朝褒
崇時若而休曰暘曰雨非神之爲誰福茲土巨棟
高薨嚴嚴翼翼神還宅之萬世血食

重修至德廟記

乾道元年

曾幾

在禮祭法聖王之制祭祀其法五其人之應法者

十有四皆大聖賢有大功烈於民者非此族也不
在祀典夫以大聖賢有大功烈而祀之固宜然祀
有所焉水潦必祈旱暵必祈祈之而應其施於民
也厚矣厚施不報神其不吐之乎報之之道不獨
牲牢酒醴而已倘入其門陟其堂神所憑依曾不
足以障風雨區區樽罍簠簋何施之厚而報之薄
歟吳門巨藩神祀之載祀典者十數而泰伯廟爲
雄甚東漢永興二年郡守糜豹肇建於閭門外吳
越武肅王錢氏始內徙之國朝元祐間太守黃履

歷考前政若梅詢若范仲淹若孫覺輩數公淫潦
有祈靡不響答列其事於朝有詔號至德廟崇寧
之祀守臣吳伯舉疏請王爵有詔封至德侯建炎
擾攘鞠爲灰燼厥後草創殆無以揭虔妥靈今天
子拔沈公於尚書郎以直秘閣尹是府至則訪民
利病以次罷行之其爲政寬嚴詳簡允蹈厥中治
人事神罔不祇肅隆興二歲天作淫雨害於穡事
民不奠居乾道改元春二月公飭躬齋祓走祠下
而祈焉神顧饗之卽應是歲麥以有秋府從事請
具蔬醴以謝公曰不敢廢也然曷足以報萬分一
於是邦人合詞而進曰侯之施民甚厚而廟貌不
治之日久大懼神或怨恫祥慶弗下願悉力而改
造之公曰是吾心也涓吉於夏五月庚戌乃鳩良
工斥少府之餘合私橐之助宏舊基植高棟抗修
梁藩垣階阼盡革而一新之民無老穉相扶攜以
觀厥成皆以手加額曰美哉輪焉誠足以塞民望
而報神施矣是秋風霽雨休禾則大熟九月甲子
落成幾就養廡下目覩祈應爲不誣公屬幾記其

實用以揚休事而告後人也於是乎書

常州路重修季子廟記

元 瞿如忠

由泰伯十九世至壽夢與季子同母者四諸樊當
嗣既喪將立札辭曰君義嗣也誰敢干君有國非
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兄弟同
欲立之棄其室而畊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故
君子以其不受爲義以其不殺爲仁或謂春秋賢
者不名而書札爲其辭位以逃國階亂以喪邦非
所讓而讓焉使吳祀泯絕而不血食豈曰能賢嗚
呼論之者過矣穀梁曰延陵季子之賢尊君也其
名成尊於上也衰亂之世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
其父者有之孝弟忠信淪胥而爲陵僭攘奪可勝
言哉則有若季子者獨能辭位以崇讓守分以明
義棄世以見志不曰大賢歟其聘於魯也觀樂知
德其歷列國也審政辨賢何其明且智也太史公
曰季子之仁心慕義無窮見微而知清濁嗚呼何
其宏覽博物君子也按常州志古延陵地實季子
之封邑潤之延陵實非古也古延陵在晉陵縣墓

在縣北七十里申浦之西世傳聖人書嗚呼有吳
 延陵季子之墓名十字碑歲久湮滅唐開元中殷
 仲容摹榻蕭定刊於石今存焉廟三一晉陵東郭
 外一武進縣博洛城一潤州曲阿今卽東郭廟也
 夫社稷生民之本郡國得而祀之賢如季子宜有
 廟以食茲土也郡遭兵火焚蕩之後僅存敗宇數
 楹通議大夫郡侯移刺廸下車之明年首舉嘉賢
 之典聿興古廟之規於是撤舊構而鼎新之俾郡
 士民瞻禮廟貌而知敬至德化澆漓爲淳朴息爭
 奪爲廉讓季子之遺風興乎家國政如郡侯如之
 何弗書

重修至德廟記

宣德 庚戌

明周忱

宣德五年秋七月禮部郎中豫章况鍾伯律奉璽
 書擢守於蘇州視事之日吏以囚牘進見民之繫
 於獄者幾千餘人尚爭務勝交相訐訟有經十餘
 載而未決者伯律姑置弗問越明日率郡之吏屬
 祇謁於吳泰伯廟見其堂宇傾仆垣墉頽圯吏民
 奉祀弗虔乃喟然嘆曰民不見德宜乎刑獄未清

也是非郡守之先務乎卽日命工度材撤其舊而新之曰堂曰室曰門曰廡爲屋四十楹繚以周垣堅以甃甃不十日而告成復率父老潔牲牢祇祀於廟居人過客瞻型咨嗟於是獄之繫囚交相愧悔曰泰伯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吾輩所爭僅錐刀之末耳何重貽郡侯之羞乎皆相與俯伏庭下自服其辜不數日而獄以空虛告予時奉命巡撫江南至蘇州祇謁祠下父老以其事告且曰昔狄梁公以冬官侍郎爲江南巡撫使毀吳越淫祠千七百所而此廟則在所留而不毀者去今千有餘年得吾郡侯葺而新之巡撫使之來又適當其時吳民觀感興起自今其無爭競之風乎予乃登進其父老而告之曰方泰伯之奔吳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立然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遂端委以臨其民是欲辭富貴而富貴隨之及其後世夫差狃於必勝窮兵黷武破越困齊欲霸中土卒之國亡身戮妻子爲虜是欲求富強而失其富強矣然則吳地數千里之富庶由泰伯之三讓有以致

之也其鬪訟之成風者亦由夫差之好勝有以啓之也爾民欲爲泰伯之讓乎欲效夫差之爭乎一則廟食萬世一則貽譏千載其得與失必有能辨之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此予與太守期望於吾民之意父老曰善請以是爲記遂書於麗牲之石使四方之來謁者咸有所觀感而興起焉豈獨蘇郡之民而已哉

重新至德廟記

成化甲辰

陳音

自泰伯逃於句吳民戴其德以有國傳二十餘世而越始入吳吳人懷泰伯之德不忍其竟弗祀也迨東漢吳郡守糜豹肇建至德廟於閭門外以慰民懷焉歷六朝至隋而唐狄梁公巡撫江南盡毀淫祠而此廟特存五代時錢武肅徙廟於城中有宋諸名賢之吏於吳者凡有禱輒應焉國朝宣德間郡守况鍾伯律因舊廟修之凡爲屋四十楹閱歲久復敝頃監察御史張淮邦鎮奉朝命按吳祇謁廟下病其圯且隘也命有司撤而新之堂廡門垣之制雖仍其舊而高廠宏廓則視昔爲大有加

矣嗚呼惟天生民有欲欲則易爭爭在利與名耳利莫大於有天下名莫高於讓天下泰伯以天下讓而泯其讓之名此其所以爲至德而孔子稱之後世雖微利必爭爭輒自以爲是而卒成其不美之名小者鬪訟以犯於有司大者興兵以糜其骨肉是誠泰伯之罪人耳泰伯之後壽夢欲傳位季札亦猶太王欲立季歷之意也諸樊餘祭夷昧不能如泰伯偕仲雍之讓於是吳終不競闔閭夫差復好大喜爭竟召甬東之辱以底於亡嗚呼始以

讓而興終以爭而亡民之鑒於是者尚宜慎所趨哉夫民之趨向繫乎上上好廉則墨者息上好直則佞者阻上好讓則爭者懼矣邦鎮張公慮吳民之多爭也特新至德廟以重懼之可謂善丕變民風而使之興讓哉邦鎮河南襄城人登進士歷任知山陽蕪湖二縣事皆務以德化民今憲節至吳復有旌德化俗之舉可爲尚德君子矣廟工旣竣郡同知毛垣推官樊廷選請予紀其事於石用書此以嘉邦鎮之績後之吏民其皆務尚德息爭以

仰視斯廟而無愧哉

泰伯墓碑陰記

弘治
巳未

楊文

泰伯遭商周之際以讓德逃之荆蠻寓無錫之梅里號句吳東南抵浙西北抵江方千里之間古謂之三吳者皆以沾化而名也梅里去城三十五里自伯瀆之陰曰梅村蓋伯居在焉瀆名伯相傳以爲由伯而鑿是也伯歿葬鴻山之西嶺去梅村地五里今鄉人所指吳王墩者卽伯墓也山以鴻名謂漢隱士梁鴻居於是而前此不稱鴻而稱東皇

亦以伯故也蓋勢變時移之後古跡混其名實幾於泯沒而不傳者豈獨一吳泰伯之墓哉縣治故有廟春秋奉祠寢久棟漸撓堊漸毀弘治戊午令尹姜公文魁以名進士初任有事乎風化也乃從民所欲卽梅里之村作新廟以崇厥祀使讓國之光復顯於故里旣又念其墟墓凌夷不有以識之則人將不知所謂吳王墩者爲誰也適文歸自太學乃以謀之郡守連公盛貳守李公渭協心力以經營之創建一亭表於墩小具體勢固以甃石計

可垂於永久實與作廟之意相表裏由是愚夫愚婦皆知吳王墩為泰伯墓矣嗚呼讓人道之所先也始伯之逃止於遜國終至成有周之王業又泯其所遜之跡民無得而稱焉故孔子表之曰其可謂至德也已矣蓋君臣父子無所逃於天地間伯也三讓其分之固有而弗取於商則為盡義於周則為盡仁用是以開後世遂有壽夢季子之賢荆蠻一變而為諸夏伊誰之力歟考泰伯之逃荆蠻實與仲雍同窳雍寓蘇之常熟墓在虞山伯仲事同而德亦同也

重修泰伯廟碑記銘

弘治己未

王鏊

泰伯文王皆以至德稱於孔子皆可為而不為文王之時殷命既訖紂惡口稔人心歸周如水赴壑猶率之以事紂是謂可為不為若夫太王逃獯鬻之難邑於岐焉作周計其世猶當廩辛庚丁之際是時商道猶盛太王安得遽有翦商之志有之則何以異後世狡焉思啓封疆者豈泰伯不從而王季則從之耶孟子曰天下歸殷久矣久則難變也

泰伯雖聖當商未衰亦安得遽朝諸侯有天下乎
蓋文王之生夙有聖德太王知周家之業當於是
興故欲傳國及之泰伯知之遂與仲雍逃去其後
周之有天下雖在文武之世而實肇於太王之明
泰伯之讓是所謂翦商所謂肇基王迹所謂以天
下讓也豈非然哉而世不及知是所謂至德者乎
初吳之先文身斷髮混於龍蛇泰伯之來端委治
之始去夷卽華至於今人文財賦遂爲天下甲蓋
所從來遠矣無錫之板村有丘隆焉相傳曰泰伯
之墓也按漢劉昭云無錫縣東皇山有泰伯塚皇
覽云泰伯墓在吳縣北梅里聚其說不同吳地記
云吳築城梅里平墟吳越春秋亦云泰伯之墓在
梅里之平墟則非山明也今板村正居吳縣北去
梅村不一里而近敗屋頽垣芻牧不禁予曾過而
傷之弘治十一年南昌姜侯文魁來知無錫予曰
邑有聖人之廟而蕪焉令之耻也姜曰諾甫下車
則議復之且捐俸倡民於是富者輸財壯者効力
期年廟成殿寢明堂圭潔靚深石表對峨過者悚

息春秋獻享永永無怠姜侯屬予文於碑以示後
銘曰

蠡茲句吳俗本文身孰始居之爰有至人至人謂
誰有周太伯讓國而來乃以有國嗚呼孰知世教
日墮兄弟爭立父子相夷我思至人生也孔晚無
得而稱其稱則遠穆穆新廟姜公所作千秋萬年
過者必式

重修季子廟記

弘治
戊午

李東陽

常州季子廟在府治東一里太子太保刑部尚書

白公昂嘗讀書其間慨然歎其敝陋謂居守道徒
曰吾他日必修之汝等當誌吾言也公後舉天順
丁丑進士歷仕兩京不暇葺治每詢諸子弟及鄉
人知益敝圯恒感然於懷越四十餘年爲弘治戊
午歲始以屬之巡按御史石君祿曰此有司祀典
所載第公賦方殷未易芻及乃會諸官得贏餘若
干以付知府連君盛暨武進知縣丘泰簡材治籍
庀物督工撤舊而新之堂廡庭所以次繼作岷然
爲隆煥然爲華像設昭布禮器具列回視昔之頽

垣敗宇者異矣按吳封於延陵實今之武進縣東北暨陽鄉有季子廟後其地屬於江陰孔子所書石刻在焉唐元宗時命殷仲容摹刻之代宗時潤州刺史蕭定宋徽宗時知常州朱彥遞傳刻之國朝洪武間始建茲廟其後知府莫愚知縣朱恕修之又摹舊刻置於庭側自季子沒二千餘年廟幾與廢幾遷徙而其名號風節固未泯也夫稱季子者謂其執節讓國不以千乘動其心聘魯觀樂而知列國之故聘齊鄭衛晉而知其政見其臣而知其可與者其明睿通博出於人遠甚故以孔子之聖與其合禮至題辭以表之非其人之賢曷能得此議季子者乃以來聘書名之義疑其讓國之過爲賢者累殆亦有說焉然春秋所書其隱然者也禮之所載與墓題之所識其顯然者也隱然者旣未能以盡識顯然者不據而信之奚可哉夫讓德之美也苟知讓之爲美德則於處家必無秦越人相視之患於羣居必無觸蠻氏交戰之恥茲廟之祀固廉貪立懦之端其於世道不爲無助也秉彝

好德人心所同况私淑景仰出乎其地也哉白公壯而用世老而立名慕古力學蓋其素志而御史之令郡守縣尹之績於好德審尚之義亦有合焉茲廟之修若有待於今日不可以不識也東陽楚人雖殊地異境亦有感乎斯義因紀其成告諸來者俾時修之且爲楚歌以祀神其辭曰

朝弭節兮江東暮塞芳兮水中遲公子兮不來鬱予懷兮忡忡蘭臺兮桂宮檐裊兮數重公子兮歸來樂余心兮融融吳之國兮姬之宗繼伯仲兮讓侯封彼美兮公子纘泰伯兮遺風時震撼兮春撞鬪雌雄兮競橫縱岬砥柱兮不動見東流兮淙淙眇千乘兮一毫亦何心兮鼎鐘生好古兮若渴匪斯人兮曷從人之居兮俗龐神之錫兮年豐願千秋兮百世永報祀兮無終窮

修泰伯廟記

正德丁丑

邵寶

吾郡貳守范侯以提學憲臺檄來蒞我修學也實於吾邑戾止者兩月嘗適泰伯廟下入而謁焉見其蕪圯已甚歎而謂從吏曰此至德之聖也國有

祀焉而廟乃如此乎或曰向者祀於斯歲時朔望若吏初至謁皆於斯廟亦嘗飭矣自新廟於梅村之墓祀移而謁遂廢廟之蕪圯固宜其然侯曰若是哉民之迂且固也昔泰伯之讓國而東也實始闢是土人之克卽禮義非泰伯其誰啓之墓之廟也以存故也而祀仍於邑習我吏民於敬夫豈不可而必梅村之之也學宮之修賢祀與焉有聖人之廟蕪圯而若罔聞知可乎哉或曰近一二歲以祀之弗時亦旣於斯從事矣廟將有修者侯曰政

於義弗安圖之弗可一日緩也矧惟至德之聖邦人具依廟其忍弗修修之此其時乎抑吾斯舉所謂爲之兆者寧急圖之猶有繼焉與其埃也言訖遂以成畫授二耆民庀物鳩工而責成於署邑事者明日侯訪某於二泉精舍具語其故某起而揖曰侯之言是也某當爲侯書之是惟正德丁丑夏五月二十有二日至秋七月旣望告成乃書侯名澤字汝霖陝西盩屋人署邑事者縣丞高唐雲升

至德廟重修記

嘉靖丁亥

泰伯以讓德化吳脫左衽而爲衣冠之族其視禹
平水土而萬世永賴者其功一而已矣故雖始皇
不道葭蕀墳典辟其後而封之若恐不及則以理
義之在人心有終不亡焉耳漢晉隋唐益加隆重
宋元以下勿之替迨我太祖高皇帝御製以文春
秋二祭龍章烜赫照耀古今且又優復其家而不
拘拘於稱號無他蓋以爵非其意封啓爭端睿思
淵濶於今爲烈成化甲辰部使者襄城張公淮來
按茲土以廟規狹隘神罔格歆亟命有司爰圖恢
拓距今四十餘年門廡榛蕪殿庭傾毀俎豆雖陳
儀文莫稱乃歲丙戌大都憲江右陳公鳳梧以巡
撫至振靡扶衰百廢具舉首先謁廟而興嗟焉曰
是役也不可以緩於時郡太守關中胡侯纘宗縣
大尹內江田君定三山楊君器相與協謀刊石
伐材堂宇增舊美矣大矣輪焉奐焉經始於是年
六月庚申落成於明年正月甲子神靈安安觀望
整肅誠盛舉也泰伯九十八世孫邑弟子員吳良
獻念惟家廟鼎新去故易腐而堅陳公盛德不可

以不記又以泰伯墓在無錫聞風被澤而寶亦其
人也乃冒寒具狀再拜而來請焉惟昔狄公以安
撫江南崇正黜邪而此廟巋然以獨存今陳公以
撫綏南土仰聖景賢而此役忻然以獨任先後不
同其心一也夫以正人舉正事禮正神其淑人心
而詔後世彰彰明矣是誠可無聞乎若邗侯者興
學佑文而治民事神一以其正又能遵行狄公之
事而體陳公之心所謂正人君子咸萃於是豈非
泰伯子孫之至幸至幸者歟獻服勤効勞惟家廟
之廢墜是懼後之人有能繼而續之則庶幾吳氏
之賢子孫哉是爲記

吳郡至德廟興修記

嘉靖
戊戌

林庭樞

姑蘇金閶門內迤東有至德廟漢永興二年郡守
糜豹建於門外奉朝命以王爵祀吳泰伯至梁乾
化間錢氏開國吳越徙於此宋太平興國三年知
平江軍州梁周翰重建元祐六年守土黃履論列
於朝詔號今額迨入朝天朝首載祀典况郡守鍾
張侍御淮陳中丞鳳梧皆嘗重修庭榻昔牧是邦

歲獻廟食景仰先哲三讓隱微民無由稱躬欲執役而不可得追誦孔子遺言每用感慨旣從遷轉高風在望邈矣莫攀今年得請歸田秋經吳下辦香修敬則廟方加葺堂廡門垣次第就緒頓易舊觀其十九世孫季札賢而知禮辭位者再更始之元任延爲會稽都尉餽禮薦享於堂唐刺史蕭定撤置東廡宋潘凱提點浙西刑獄仍像以侑後罹兵燹久爾湮沒茲作新宇三楹別祀於堂側廟瞰通河跨以輿梁而當闐闐要衝表綽棹以至德曩

燬於火復樹原所凡廟百廢於是具興深服盛舉而未省疇功因詢於其九十八世孫吳良獻吳祀良獻退具手狀甚詳且乞爲記乃知侍御姚江徐君九臯按吳謁廟見其圯毀檄府修治郡守文安王君儀郡丞石州鐘君鎰相與協謀克相厥成鳩工於嘉靖丁酉八月畢於明年二月所費不貲皆出公帑不以煩民固宜樂道其善遂受其簡舟行乘暇庸叙梗槩貽使刻石雖然有說焉夫古聖賢禮義化人垂於不朽祠墓在境內司民社者崇祀

肇修其常分也苟時而察謫時而整飭不底大壞庶俾繼承知所奮起如今日諸君然誠良吏也傳於將來顧肯不加之意矣乎良獻隸吳學爲博士弟子員引例陳於大宗伯南海霍公韜獲領部符榮佩章服承祀事且能嗣保前代御墨及累世譜像丐跋名頌曲盡尊祖孝先之意爰連書之以歆其後人

重修泰伯廟碑記

萬曆丙申

顧憲成

泰伯至德自古記之顧泰伯之所以德吳民與吳

